

非 洲

非洲大陸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

威·爱·伯·杜波依斯著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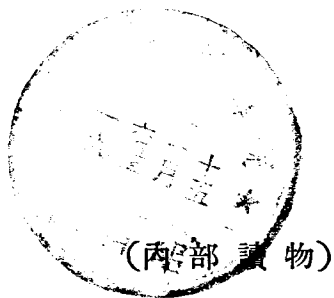


非 洲

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

威·爱·伯·杜波依斯著

秦文允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年·北京

У. Э. Б. Дюбуа

АФРИКА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и его обитателей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П. Н. Прибытковского и М. Ю. Френкел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 1961 年俄文版转译。
原著为英文,原作者是 W. E. B. Du Bois, 原
著名称是 Africa. An Essay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and its Inhabi-
tants

• 内部读物 •

非 洲

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

[美] 威·爱·伯·杜波依斯著

秦文允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三) 1.20 元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0\frac{1}{4}$ · 字数 241,000

1964 年 12 月第一版 1964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29

目 录

著者序	1
第一章 非洲各族人民	6
第二章 “晒黑了脸的国家”	23
第三章 埃及	58
第四章 几内亚湾	76
第五章 班图人发展的历史	91
第六章 亚洲和非洲	102
第七章 黑苏丹	128
第八章 西欧的崩溃	153
第九章 白种人称霸世界	169
第十章 对非洲的掠夺	197
第十一章 泛非	236
第十二章 美国的作用	271
第十三章 非洲的复兴	283
第十四章 阿克拉	295
第十五章 海外非洲	300
民族名称索引	311
地名索引	315

著 者 序

自从糖帝国和棉花王国相继出现以后，人们顽固地企图为奴役黑人辩护，把非洲从世界历史上一笔勾销。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人还都深信，对尼格罗种民族只字不提的历史并不是捏造事实。我认为这种见解是不科学的，按它必然带来的社会后果来说，更是极端有害的。正因为这样，在这部写于人类文明面临危机的时期的著作中，我打算向读者讲一讲非洲在古代和现代社会历史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同时提醒一句：如果忘掉它的这种作用，就不可能正确说明人类遇到的困难。

关于非洲历史的问题，我以前已经有过两次执笔的尝试。第一次是1915年，当《自修大学丛书》的出版者请我就这个题目写一本著作的时候。结果，一本小书——《黑人》（《The Negro》）问世了。这本书显示出当我看到有关尼格罗种民族的事实和资料如此丰富时我所感到的、毫无疑问是天真的惊异，因为我虽然在大学里作过许多年研究工作，但是那时对于这些民族的存在本身却知道得还很少。《黑人》字数不多，在叙述古老的资料时，也不是到处都有条有理。不过，已经有许多人读过它，而且它仍有销路，一再重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认为尼格罗种民族的生活展开了新的纪元，在这时候，我自然想要修改和补充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于是，我写成了《黑人的过去和现在》（《Black Folk: Then and Now》）一书。这部书使用了一些新的资料，它的结构也比较严密，不过，我在写它的时候，正当欧洲称霸世界的时代即将彻底瓦解，而我在1935年连想都不敢想的那些变革还没有开始。因此，我认

为，我在 1946 年再发表一部著作，不但很合时宜，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部著作里，主要的不是叙述尼格罗种民族的历史，而是大声宣告他们从史前时期开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直到目前为止，我见到人们很顽固地不愿意对非洲发生兴趣，在现代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中，这种态度显得特别突出。这当然会给我的工作带来困难。对尼格罗种民族的历史作缜密和细致的研究，现在刚刚开始，思想界的人们还没有透彻了解这一方面的工作的必要性。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坚决捍卫自己的历史观，尽管有些看法在目前还不能用足够的史实加以证明。不过，我深信，我的解释基本上是可靠的，虽然自从美国的南北战争时代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止，历史和其他的科学只用自己的权威支持我的个别观点，而坚决反对另一些观点。不管怎么样，在这部书里，是从一个非洲人的观点来叙述世界的历史，或者更正确地說，来叙述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黑人的历史，这一部分世界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化为废墟，然而它越来越胜利地复兴起来。我向权威人士（連馬斯伯乐、塞斯、賴斯納、布雷斯特德* 都包括在内）和其他几百名最可尊敬的人物进行挑战，因为他们不仅否定，而且故意忽视黑人曾经参加創造尼罗河的文明和世界文明；在他们讲述的历史中，仿佛黑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学者只不过是多如牛毛的现代历史书籍的著者之

* 馬斯伯乐，加斯东·卡米尔·沙尔 (Maspero, Gaston Camille Charles, 1846—1916 年)——法国著名的埃及学家。

塞斯，阿奇巴尔德·亨利 (Sayce, Achibald Henry, 1845—1933 年)——英国的东方学家和語言学家。

賴斯納，乔治·安德留 (Reisner, George Andrew, 1867—1942 年)——美国的埃及学家。

布雷斯特德，詹姆士·亨利 (Breasted, James Henry, 1865—1935 年)——美国的埃及学家和閃語学家。——俄譯本編者

中的一小部分，那許多著者不是連非洲這兩個字都不願意聽，就是隨着蓋爾尼埃叫嚷：“在所有的大陸中，只是非洲沒有歷史！”

總而言之，在這部書里，我大胆地做了可能使任何學者都發抖的事情。我的學識是不足的，我所受的教育是極為普通的，而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呢，只有用畢生的時間研究這個問題，才能得到正確的和充分的解決。但是，我面臨着一個抉擇：這個任務要么我自己來完成，要么由其他人來完成，而其他人跟我不同，他們的一生不像我的一樣是個悲劇，因此，我的悲劇迫使我向自己提出的目標，他們可能沒有足夠的願望來實現，周圍的現實也不會十分鼓勵他們去這樣做。雖然我明知會有一些幾乎不可避免的錯誤、不正確的地方和不可靠的結論，但是，如果我能做到至少明確地提出我的基本論點，即：黑種非洲人是同白種歐洲人和黃種亞洲人同樣的人，而且歷史能夠容易地證實這一點，那麼，哪怕人們詆毀我的著作，說它不完善，說它對於許多人沒有說服力，我也可以死而瞑目。

我願意再多講幾句話。歷史是什麼呢？它是不是人類過去的思想 and 行動的科學記載呢？有許多人斷言，歷史就是這樣。然而，我們不能說這個定義是完全正確的。第一，歷史是一個民族對於自己的過去所形成的觀念，是一個民族使自己的子孫學習的觀念。第二，歷史是我們現在對於過去世世代代的思想 and 事業的正確認識。第三，歷史是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的總和。

在我們的時代，歷史的這三個方面是不可能調和的。我們所認為真實的歷史事件和在学校里所學習的東西，很少完全符合真實的情況。那只是我們情願和理想的東西，我們喜歡把它當作現實，指望因此得到美好的未來。一個民族對於自己的過去採取這種態度，也許是極可稱贊的，甚至是合乎道德的，不過，這不是科學。何況我們對於過去的真正知識是很有限的。埃及的乾燥氣候和美

索不达米亚的石头給我們保存了許多銘文；希臘和羅馬的作家們如实地記述了他們所見到的事實；中世紀歐洲的僧侶們傳抄了古代手寫文件。遺憾的是，非洲西部海岸多雨，古代文件在那里不易保存，因此，這個地區的历史基本上是靠口頭的傳說。但是，這決不能證明那里沒有文明。它只不過是現代科學中的一個空白點罷了。換句話說，也就是歷史文獻非常有限，所以我們對於從前人們所做的事情知道得極少。

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就該大顯身手了。它可以十分正確地確定過去的气候和植被；它可以測量人類的骨骼，確定人們曾經使用什麼樣的工具，他們建造了什麼樣的房屋，畫了什麼樣的圖畫，甚至能夠想像出他們日常從事的許多工作。過去的某些風俗習慣和某些文化因素都可以還原，而社會學（不錯，並不是人人都承認它是科學）可以記述和分析人們的社會活動。恰恰是根據這一點，正統自然科學的信徒們肯定地說，只要歷史不離開這些科學，只要它依靠的是自然科學所獲得的過去人類文化的事實，那末，它就依然是一種科學。

我完全同意這樣的意見：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生物學、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等方面的著作，正如科學思想的其他各部門的研究一樣，對於真正的歷史具有異常重大的意義。不過，我想請大家注意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全世界，包括科學家以內，過去一向承認，現在仍然承認，能夠思維的人具有這樣一種能力，即用一種無可名狀的方式創造某種特殊的力量，時時在自己的實踐中運用它，從而在一定限度內改變自然力作用的方向。這一點是无法證明的，事實上的確就是這樣，然而，在科學上講，這却是可能的情况。這樣，歷史也就變成確定這種情况在人類活動中起作用的範圍有多大的科學。上面的話跟自然科學既不矛盾，也不對立。不論關於這種可能情况的定律的作用範圍多么狹窄，

不論合理說明这种定律是多么困难，我們还要繼續承认它，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們就不可能按照我們預定的計劃生活和行动，也就不可能使用“正确”和“錯誤”两个詞。

正因为这样，在我試图讲述非洲史和世界史的时候，我认为下面一点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黑色民族的事业，不知依照誰的意志，恰好成了它們以前的那种样子，同时，人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願望随便改变它們的样子，改到什么程度，那就沒法說了，不过，至少說，科学和科学研究沒有限度这一点总是正确的，但在运用自然規律不变的概念时，却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也就是历史。这当然不是我們主观上想要有的历史，而是由自然科学的成果所决定、并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訂正的历史；但是，除此而外，历史还必须建筑在我們能得到的关于过去和現在人类的真正事业和思想的那些事实上面。

第一章

非洲各族人民

有些人推断說，从气体星云产生出来的地球，像一个包着一层粘稠外壳的熔化的金属球，围绕太阳旋轉了二十亿年。后来粘稠外壳冷却，分成固体和液体部分，一部分鼓脹起来，形成高山，聳立在汹涌澎湃的海洋之上。现在称为非洲的大陆，曾經五度升出水面，五度消失。最后，至少是在十亿年以前，粗糙的大片岩石从海中伸出它的結晶岩脊，固定下来了。原始的非洲从埃塞俄比亚高原起，一直伸展到后来发现有銅、钻石和黄金的南非洲。陆地上升了，大約在三亿年以前，非洲同南美洲、印度和澳大利亚联結起来。当海平面下降的时候，东非洲便逐渐上升，好像一个又寬又平的拱。

这个拱的东部后来下沉，形成了印度洋；頂部塌落，构成了巨大的断层洼地。据說，这个大得吓人的、从三比西河直到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連綿达九千六百公里的断裂，是火星上的人在星光燦烂的夜里能在地球上看到的唯一細部。东非的所有大湖都在这个主要断层內；毫無疑問，紅海和加利利海* 也是它的一部分。后来，大約在一千万年以前，出現了第二个断层洼地，它的下沉大概是在公元前十万年結束的。

* 加利利海，即蓋尼薩瑞特湖（在巴勒斯坦）。这个湖和在它南面不远的死海，是在著者所讲到的断层洼地中的最北边的一个洼地內。——俄譯本編者

在地理和气候方面，不断发生变化。非洲忽而同欧洲联接起来，忽而同它一刀两断。下埃及曾經一度是海洋，地中海也曾伸展到波斯。最后才出現地质学家們所謂的現代世界。埃及的几条大河曾經穿过紅海沿岸的群山，向前奔流，而尼罗河也曾不止一次地改道。撒哈拉过去河川纵横，密如蛛网，它們注入一望无际的乍得湖，同尼日尔河、刚果河和尼罗河等水系相汇合。

岡瓦納古陆原来包括非洲、南美洲和亚洲，但由于形成断层所引起的新变化，它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地球內部的放射性造成地壳的断裂。現在我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非洲是怎样同南美洲分开的，欧洲是怎样同北美洲分开的*。在太阳、地球內部的热力和非洲两个主要冰期的作用下，气候发生了变化。降水量改变了，暴雨期同冰期相互交替。

非洲大陆最后的、現代的輪廓好像一个問号，地形好像一个倒扣着的茶碟，它是諸大陆的中心。以面积而論，包括馬达加斯加在內，非洲比欧洲大两倍，比美国大三倍，等于欧洲、印度、中国和美国的总和。非洲的領土接近方形：长八千公里，寬七千五百公里。但是，它的北部比頂端收縮的南部大得多。赤道橫貫非洲中部，几乎整个大陆都处于热带。

从自然地理的观点来看，非洲海岸不够錯綜复杂这一点对非洲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非洲的面积比欧洲大两倍，但是欧洲的海岸綫却比非洲海岸綫长六千五百公里。換句話說，非洲几乎沒有半島、深海湾和天然港口。沿海地区又低又窄，几乎是平直的，而接着便是陡峭的中央高原，高原中間是一个巨大的洼地。正因为如此，非洲的大河是那么湍急地奔向海洋，巨大的險滩

* 著者指的大概是阿弗烈·魏格納关于联合古陆断裂的理論。这个显然站不住脚的大陆漂移假說，是魏格納发现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大西洋海岸輪廓互相吻合而提出的。——俄譯本編者

和瀑布給河上航行造成了困难。

在非洲的五个地区中，第一个是中央高原，平均高出海平面一千米以上，有些山峰高达四千至六千米，終年积雪。在高原的广阔的平野里，游蕩着成群的野兽——象、犀牛和水牛。

非洲的第二个地区是一个巨大的盆地，也就是刚果河流域，面积约四百万平方公里。

这个地区平均高出海平面約三百五十米；在过去，它是一个内海的海底。关于这个地区，斯坦利^①曾經写道：“你們可以想想看，在整个法国連带伊比利亚半島那样大的地方，长滿高达六至六十米的树木，濃密的树冠遮天蔽日，树干的直径从几英寸到四英尺。”^②

第三个地区包括法属赤道非洲^③、利比里亚和英属西非殖民地。

第四个地区的主要部分是延伸在大西洋和紅海之間的撒哈拉。这一地区的面积达九百万平方公里，是有肥沃綠洲的沙漠。在过去，撒哈拉是一个肥沃的、人烟稠密的地区。它的地面在許多地方比海平面低三十米。南埃及和东苏丹在这个地区的东部。

第五个地区包括地中海岸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北埃及。

有人說“非洲是从比利牛斯山脉开始”，而“欧洲在撒哈拉开始的地方結束”，这話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非洲的基本气候是热带气候和赤道气候，但是，它的各个地区

① 斯坦利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冒险家，曾深入非洲大陆，为比、英、法各国在赤道非洲的殖民統治开辟道路。——譯者

② Henry M. Stanley, In Darkest Afric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1), vol. II, p. 76.

③ 法属赤道非洲包括加蓬、中央刚果、中非共和国和乍得，都已于1960年宣告独立。——譯者

都有自己的特殊小气候，各地区并不相同。赤道气候地区又分两个分区：(一)中非气候区和(二)几内亚和东非气候区。

第一个气候区的特点是：气温经常很高，降水量大，湿度高；第二个气候区的特点是：气温经常很高，但降水量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植物繁盛，森林茂密。东非气候炎热，这里除了热带草原的树木和灌木林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植物群落。热带气候可以苏丹的气候和沙漠气候为代表，前者炎热而湿度较小，后者干燥炎热，昼夜气温相差很大。非洲的另外两种气候是：夏季炎热、冬季多雨的地中海气候和冬夏两季温和而降水量较少的南非洲气候。

现代非洲的气候就是这样。在非洲过去的几个漫长时期里，它的气候一定发生过重大的变化。陆地和海洋对比的变化，陆地的上升和下降，非洲大陆同亚洲和南美洲的分离，印度和欧洲的造山运动——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洋流和气流发生影响。占大陆绝大部分的内陆大高原的边缘，差不多直到海滨才下降，而且降得很急，以致那些灌溉高原的河流的河谷不能在海滨形成适于居住的广大冲积平原。如果这个大陆在撒哈拉以南有圣劳伦斯河、亚马孙河、幼发拉底河、恒河、长江或尼罗河那样的河流，热带非洲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大陆地形的急剧变化造成非常突出的对比。

六千万年以前，巨大的爬行纲动物和恐龙类在大陆上爬行。经过许多世纪，这个大陆变成了充满各种野兽的动物园。最后出现了驯牛、绵羊、山羊和多得不可胜数的、各种各样的昆虫。

哈里·约翰斯顿^①中肯地指出：“非洲是真正的魔鬼——破坏人类形成的邪恶自然力的主要堡垒。在这里，魔鬼头子——苍蝇王——调动它的拟蠕虫动物和节肢动物大军，即各种昆虫、蟑螂和极细小的蠕虫等等(除了亚洲黑人地区外，它们在非洲比在世界其他

① 约翰斯顿(Harry Hamilton Johnston, 1858—1929年)，英国旅行家。

各地都多),用細菌感染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皮肤、动脉、靜脉、腸道和脊髓,引起致命的、使机体畸形或衰弱的疾病,或者直接給被感染的人类、兽类、鳥类、爬虫类、两栖动物和魚类带来死亡。”^①

非洲是一个美妙的地方,但是,它不仅有着秀丽的山川,而且也有沼泽和密林。它的严峻的美,它的神秘可怕,它的丛林的幽暗,它的丰富色采,它的直插云霄的山峰,銀色的、无边无际的沙漠,白浪滔滔、气势磅礴的大川,深不見底的湖泊,再加上高不可測的炙热碧空,处处都令人賞心悅目。它充滿无数的生物,这些生物的可怕的螫咬会带来瘟疫和灾难。非洲——这是一个古老但又始終很新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新但又非常古老的地方。

具有較大的大脑、能够直立行走并用前肢作为工具的类人猿,至少是五十万年以前在地球上出現的。在亚洲、非洲、欧洲和一些巨大的島屿上都发现过它的蹤迹。許多种类人猿都死絕了,但是有一个变种繼續生存下来。这群类人猿在饥寒交迫之下,时而被地震和冰川拆散,时而联合起来对饥饿和野兽进行斗争。

在多少万年期間,这个变种的族群繁殖起来,形成一些新的亚种。根据科学家們的意見,在这些类人猿中,由于不同亚种个体的杂交,至少有三个亚种留下了后代。天长日久,它們繁殖了許多过渡的和中間类型的族群,因此,可以无保留地把将近三分之二的現代人归属于上述的亚种之一。这些亚种包括着:长头顛、黑皮肤、头发卷曲的人,我們称他們为黑种人;寬头顛、黄皮肤、头发又直又硬的人,我們称他們为蒙古人;白皮肤、头发呈波状的人,我們称他們为欧洲人,他們可能是由于上述两种人杂交而产生的中間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原始人在非洲中部、亚洲草原和欧洲出現以后不久,又开始混合起来。他們存在的重要性并不是由于肉体的

^① Harry H. Johnston, *The Negro in the New World*, London, Methuen & Co., 1910, p. 14, 15.

差异或相似来决定的，而是由于文化的发展来决定的。

用弗罗贝尼烏斯^①的說法，“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类的認識也越来越清楚，于是，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加强，那就是：人类文化是統一的”。經過研究表明，其中包括着“希腊人，古代墨西哥的唯灵論，欧洲的經濟发展，冰川时代的景象，黑人的雕塑，薩滿教，哲学，机器，神話，政治”等等^①。

非洲是不是人类的搖籃？它是不是从类人猿到“智人”(homo sapiens)的人类发展的見证者？这我們不得而知。查理·达尔文指出：“說我們最早的祖先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这话更确实一些。”爱·乔·史密斯^②同意达尔文的話，他說：“非洲可能是类人猿和人类的形成地区，或者用通俗的話來說，是类人猿和人类的搖籃。”尼格罗人可能从非洲到达亚洲和欧洲，亚洲甚至欧洲出現的人种也可能侵入非洲，由于长期在热带气候中处于隔絕状态，便具有了黑种人的面貌。不过，这只是推測而已。我們对于黑色人种或其他人种的起源一无所知。但是，我們知道，远在更新統(約五十万年前)，非洲就有人居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著名的比利时科学家阿尔弗雷德·律托向比利时科学院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附有在路易·馬斯克雷的指导下塑造成的十个半身像。这些半身像令人感到惊奇。从直立猿人起，把史前人的各种类型复制出来，这种尝试在当时被认为是“大胆的”，当然，还有待事实的证明，还需要理論的根据。

在这項工作中，最有意义的是格里馬尔迪尼格罗人的头部复原，这种人是根据法国曼頓的发现地点而命名的，后来为朗德和維伦道尔夫两地(下奥地利)同类发现所证实。这些在智力方面显然

① 弗罗贝尼烏斯(Leo Frobenius, 1873—1938年)，德国人种学家。——譯者

① Frobeniu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Paris, 1936.

② 史密斯(E. George Smith, 1840—1876年)，英国东方学家。——譯者

十分发达的黑人，究竟怎样能够同欧洲人种比邻而居，并且在他們中間传播了以文明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的雕塑艺术呢？科学用改变地球面貌的有利灾变来解释这个哑謎。在第四紀，西西里島是大陆上的意大利的一部分，直布罗陀海峡并不存在，尼格罗人能够沿着陆路从非洲进入欧洲。带着或多或少明显的埃塞俄比亚人特征的人种，就是通过这条途徑扩展到住在中緯度的各族人民中間，后来，他們又回到自己的发祥地。

依照法国发现尼格罗人骨骸的地点的情况，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这个人种带去了弓。不錯，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但是，千真万确的是，从非洲来的人給白种人带来了雕塑艺术的秘密；他們的骨骸几乎总是同一块滑石或岩石的浅浮雕和高浮雕一起发现。有些雕塑物，例如維伦道尔夫的維納斯石灰石雕像，是非常完美的。律托在他所雕塑的黑种人男子像中，用猛犸骨再現了这个維納斯。

艺术家塑造的这个黑人祖先的头上戴着的、由四排貝壳組成的发网，正确地再現出在曼頓^①的德特岩洞中所发现的顛骨的头部裝飾。

馬斯克雷根据在洛西(法国多尔多涅省)发掘出来的浮雕，塑造了一个古代黑种女人像。她手里拿着的号角是用野牛骨刻成的，手鐲和臂环精确地再現了在曼頓发现的裝飾。

在这些胸像上，尼格罗人显得十分可爱，生气勃勃，沒有那些被夸大的黑人特征。

多尔多涅省的克羅馬努人^②生活在馬格德林文化^③时代，跟

① 曼頓——法国南部阿尔卑斯海濱省区中心。——譯者

② 克羅馬努人(骨骸)发现在法国多尔多涅省的克羅馬努(Cro-Magnon)，故名，为最古的西欧人种。——譯者

③ 馬格德林文化——欧洲西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现于法国的馬格德林(La Magdalen)，故名。——譯者

移入欧洲的尼格罗人属于同一时期。顛骨的正当比例，毫无疑問，可以证明智力的存在。帕利格爾^①的山洞的遗迹表明，克羅馬努人在雕塑和繪画动物方面具有高度的技巧，而当时的尼格罗人則以复制自己的肖像为特长。在《阿奎丹古物志》(«Reliquiae Aquitaniae»)中所記述的那个时代的匕首，是用带有雕刻裝飾的北方鹿角制成的。在那个时代，在馬格德林人百般努力、終於把他們的艺术竞争者——尼格罗人赶走的过程中，武器一定得到許多实际的改进^①。

“曾經有过一个从中欧到南美的黑人文化‘連續地带’。格里菲斯·泰勒說：‘直到旧石器时代末期为止，在欧洲的尼格罗人大概为数极多。布耳指出，在布里塔尼，瑞士，利古里埃^②，伦巴第，伊利里埃^③和保加利亚都发现有尼格罗人的骨骸。在整个美拉尼西亚和整个非洲，这种骨骸随处可见。波多苦多人^④和在巴西东部的圣湖发掘的顛骨表明，这个民族是怎样进入新大陆的。’麦西写道：‘可能給現存的或化石的土著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唯一种族，就是涅格里利人类型的黑皮肤的俾格米人的种族。’”^②

有人推断說，从非洲和亚洲起源的尼格罗人，最初和俾格米人(涅格里利人)相似。这种看法仿佛是对的。在那个时期，撒哈拉

① 帕利格爾(Perigord)，法国古地区名，現为多尔多涅省和洛特—加隆省的一部分。——譯者

① 參見 Francis Hoggan, *Prehistoric Negroid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Civilization*, «The Crisis», February, 1920, p.174.

② 利古里埃(Liguria)，意大利北部地区名。——譯者

③ 伊利里埃(Illyria)，巴尔干山区，濱亚得里亚海。現分属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奥地利。——譯者

④ 波多苦多人(Botocudos)，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散居在巴西的处女林中。——譯者

② J. A. Rogers, *Sex and Race*,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42—1944, vol. I, p. 32.